

花事四题

陈嘉瑞

油菜花

“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歌里唱的“菜花儿”，就是油菜花。

每年的三四月间，关中大地，便铺开油画的画卷，绿的是麦苗，黄的是菜花。麦苗的绿是绿油油，菜花的黄是黄灿灿。绿色的海浪里，黄灿灿的油菜花块格外艳丽。

菜花自带颜料，强悍地黄了一片又一片。菜花祭出血统里的金色，在金色的花瓣上，冶炼着阳光洒下来的金光，把浓浓的金液，浓缩进一粒粒滚圆的菜籽中。

朵朵花瓣上，冶炼着颗颗太阳。万个太阳，在花海上浮荡。一起浮荡的，还有农人头顶的一顶顶草帽。

菜籽炒熟了，上了榨油机，黄亮亮的菜油，汩汩地流淌出来。朵朵笑脸上，映照着菜花的模样。油菜是农人的花儿庄稼。

槐花

城壕的边上，一大一小，长着两棵槐树。每年初夏，大个子的槐树槐花满树，小个子的槐树满树槐花。绕着槐花，嘤嘤嗡嗡地，飞来辛勤的蜜蜂。

石榴花

院子中间，长着一棵石榴树。是婆让叔叔在新庄基上栽的。

婆站在树旁，双手拄着拐杖，抬头望向树。左前胸，吊着一条白手帕。婆花白的头发，精致地梳到脑后。

每年，其他树都发芽以后，石榴芽才醒。新年的石榴芽铆足了劲，从骨质的枝头钻出来。迎着风，只几天，叶尖就张开了。是那种紫中带红、红里藏黄的尖芽，像透明的薄薄玉片，软软的嫩着。细雨扫过，芽尖上挂着水珠。

酒盅一般的花托，厚厚的，有着金属的质感。花瓣，轻轻地在微风中抖动着翅膀。蜜蜂嗡嗡地，退出了一朵花，又跌跌撞撞地，钻进另一朵花。满树花影婆娑。

石榴花笑着，婆笑着。火红的石榴花，映红了婆爬满皱纹的脸。

那些头大根小的新花苞，羞涩在嫩叶深处。阳光的刀，切向花苞，只轻轻一搭，“嘭”的一声，花羽就炸开了。

每天都有新的花朵打开。一夜风雨过后，清晨，地面一层红花。石榴的果实，在风中，明晃晃地摇着，偷偷地变沉、变大。

婆笑着，拄着拐杖。她想象着挣裂口的石榴，在中秋孩童的手中，欢悦的情景。农家单调的日子，就这样被石榴花映红。

豌豆花

在农人的花谱里，豌豆花也是花；在农人的眼眸中，豌豆花是俏皮的花。

豌豆花集中了色谱中的各种色：蓝、紫、白、绿、青……玩转了颜色给主人看；豌豆花集中了花型中的各种势：展、铺、拧、折、翘……玩转了造型给主人瞧。

豌豆花像它的主人，不开谎花，开花了，就一定会有结果；豌豆花像它的主人，不懂炫耀，结果了，哪怕果实被豆荚遮蔽。

一声轻叹，豌豆花就在藤蔓间开了，轻轻摇晃。豌豆花的萼片托着花瓣，捧起一盏盏小小的琉璃盏；三两片花瓣叠出柔软的弧度，像蝴蝶敛翅时不小心跌落的梦；豌豆花脚踏大地，扯着蔓儿，把自己瑜伽成蓬松的音符，跳跃上层层开花的五线谱上。于是，豌豆花就开呀开、开呀开，开成自己的豆蔻年华。

风又来的时候，豌豆花轻轻颤动；豌豆花开的时候，有燕子在身旁飞，有白云在头顶上漂；斜阳落山时，豌豆花蜷曲的蔓儿，勾住了农人肩上的锄头；月光初上时，豌豆田里，落满了天上的星星……

六月的麦场上，一粒粒豌豆花，把自己冶炼成一颗颗圆滚滚的夏天。

青绿宁陕

阮杰

我很庆幸生活在宁陕，这里茂盛丛林和花草，构成了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一场春雨过后，阳光将山村照得明澈，如果没有云朵漂浮，山顶就似雕刻在蓝色背景上的浮雕，凸起和凹陷的地方，显得格外的分明。

村落在山的包围之中，三山一岭三道河组成了这里，民房依山而建傍水而居，春夏天气常常是云蒸霞蔚，淡淡的炊烟笼罩在小村之上，使山有了几分朦胧，使林有了几分神秘，使人有了几分仙气。

这里无论春夏秋冬，阳光注视着百鸟的啼鸣，唯有流逝的岁月，以漫无天际的形式呈现着原野的遥远，永远拒绝着都市的喧嚣与奔忙。站在这块土地上，短暂的对视也能让人为之一振，熊猫在嬉戏、羚羊在林间漫步、金丝猴在树枝上追逐。

小时候，常常跟山里娃一起上山砍柴，下河摸鱼，习惯在泥土丛林中忙碌穿梭，忆起乡村那高高的瓦檐，石砌的小路，还有那极富乐趣的往事。宁陕乡村的农活不多，每逢五月便是下田栽秧的季节，天刚麻麻亮，左邻右舍的乡亲便来帮忙插秧。主人早早等在田头，主妇烧好醇香的罐罐茶，在田埂上喝茶寒暄，一支烟吸完，人格外地精神。

拔秧苗了，赤脚猛一沾水，还有点冰冷。

十几人围着长长的芽苗，一律弯腰卷裤，手快捷地将秧苗拔起。打过秧芽，正是吃早饭的时间。吃罢下田前，秧把式先来一段下田歌：“一步走进田里来，主家心里喜开怀，待到秋后拌桶响，银子多得下崽崽……”日到正午，该是歇伙打点的时候了，主人家挑来甜酒、白馍，人们沿田坎席地或蹲或坐，用碗装酒，用手抓馍，说笑谈论，把五月布谷鸟脆生生的叫声都压没了。

秦岭南坡山大林密，乡村未通公路时，走路全靠两双脚，运输离不开背和抬。由于山路崎岖狭窄，采药狩猎砍柴必然是上坡下坡，过沟拐弯变化多，搬运大一点的物件，特别是几个人抬东西，后面人的视线往往遮挡，每前进一步都艰难，为了行路安全，首尾有个照应，千百年来，流传着“报路歌”。

最早的报路歌是从婚娶抬陪嫁唱起的。出嫁的那天，稍微宽裕一点的人家都要给女儿预办十台八台陪嫁，请来抬陪嫁的汉子不仅力大脚稳，且能言善唱，遇到上坡，走在前面的就报唱：“陡上陡”，后面的齐应：“促起走！”下坡时，前报“阳坡阳”，后答：“慢慢慢！”拐弯就报：“连环之字拐”，后答：“你去我不来！”

秦岭既是南北气候的分水岭，也是南北不同民间习俗的分界线。秦岭南坡由于山大人稀，城镇或农户大多依山而建，户有有的单家独院，有的三五户同村相居，各吃各的饭，各进各的门。除了红白喜事聚在一起忙活，平时很少见到扎堆逗趣。

坐在柴垛上仰望苍穹，云朵在空中瞬息万变，刚刚还是随风飘荡的一缕青烟，转眼间就变成了一匹四蹄生风的白马。山是伟岸的，连绵不断。葱葱郁郁的森林给山坡穿上绿装。牧羊人身影出现在羊肠小道上，顺口的小调还在山间回荡。站在山腰上向远处眺望，人心一下子敞开来，那些琐事杂念，被迎面而来的风轻轻地涤荡掉，只剩下松涛哗哗的响声在耳边荡漾。大山脚下，每户屋檐下扎堆似的挂着黄澄澄的玉米棒子，旁边还有一片珠帘似的柿串在风中来回摇摆。场院上铺满了刚刚收割的豆荚，有农妇挥动着镰刀打出圆鼓鼓饱满的颗粒。

在秦岭南坡宁陕的秋季，一种灌木树长出小小的果实，满山遍野都是，这就是被山里人称呼的“救命粮”。它红得让人眼馋，在悬崖峭壁或山林里恣意生长，果实落地生根，成簇成片，仿佛是一团炽热的火焰，大雪覆盖下的果实如朵朵怒放的红梅。

抵达一次绿都宁陕，迎接您的是在稻田里悠闲觅食的东方石米鸡，在茫茫山林里跳跃的金丝猴。站在子午河旁，沐浴着从秦岭深处吹来的风，似乎听见了竹喧归浣女的笑声，闻到了五郎关迎宾大道上桂花盛开的香气。晴朗的夏日，从悠然山湿地公园、从简车湾景区、从子午梅苑中走过的游客身处其中，听淙淙流水，尘世的浮躁飘走，此时此刻，只有静谧的美。



汉江随笔

教学楼前

徐鸿鸣作

第 1442 期


 瀛湖

草木的呼吸送来清凉 (组诗)

明月清泉

谷雨谭坝行

选择在谷雨时节
以文学的名义出发
拽住春天的尾巴
轻轻抚摸最后一滴春露
夏日已在山间等候
绿色沿着大地隆重铺开
麦苗、油菜和花朵
竞相为季节代言
田地里劳作的身影
是人间四月最美风景
风吹着山坡
不断书写大地华章
一些熟悉的场景
让我回到从前
满身泥土从田间走来
在异地他乡碰撞成诗行

慈安桥

记者的慧眼

把几个山里孩子
划着轮胎过河上学的场景
登上了报纸
一个老人看到后夜不能寐
用爱心修了这座桥
取名：慈安桥

传统村落

木雕石雕雕雕技艺
在那些残留的图案上
见证古人智慧和改朝换代的沧桑
木门铜锁，雕梁画栋
烟火燎燎后的颜色在山间格外耀眼

村史馆藏着秘密

那些从四面八方搜罗来的老物件
有秩序的摆在一起
展览窗里的字迹依然清晰
记载着往事
锅碗瓢盆、坛坛罐罐

那些幸运留下来的是记忆
我不知道这个山村的土屋里
还藏着多少秘密

连翘叶子绿了

我来的时候
黄色的连翘花开满山坡
挤占了整个春天
我再来的时候
绿叶间已藏着小小的果实
时令不容等待
风中摇曳的连翘
仍在微笑致意
除草的农人
挥袖擦掉汗水
一群鸟飞过头顶
留给天地间无尽遐想
草木的呼吸
送来阵阵清凉
除此之外便是安祥

松坝风起，青田白鹤吟。
虹桥飞洞整，义举誉三秦。
孝老崇麟趾，扶危兼鹤心。
五村通坦道，虹影度霜禽。

前河存美迹，黛瓦枕松筠。
王院雕梁细，喻宅绣户深。
寒窗磨铁砚，雏凤入高林。
文脉连星斗，书声接北清。

庙沟新圃翠，连翘映日嫩。
白芳凝琼露，核桃缀碧云。
拐垂垂丹堇，香菇生玉晕。
田家得妙术，岁稔酒盈樽。

马河商贾路，石器刻年轮。
子午通秦塞，盐茶达楚津。
陈宅遣马铎，古道印苔痕。
今看黄金浪，稻香漫九阡。

菜花翻锦绣，林果动芳馨。
古调翻新韵，穷乡变富村。
青山托宝树，碧水衍日新。
勠力同舟济，康庄大道奔。

古风·谭坝乡村行

石波

种得一塘藕

胡钦文

10月前后，莲藕上市。挖藕时间长，持续到第二年。农户挖藕，不把荷塘挖尽，往往留几池存种。次年春分，种藕。

视频里，他头戴草帽，身着全套迷彩工装服，脚蹬黑色长筒雨靴，用沾满塘泥的竹竿挑着两筐莲藕种，摇摇晃晃地走到荷塘边。与劳动场面同时出现的，还有经典歌曲《军民大生产》。他不是农户，不是种田的老把式，自然农活儿不精；他不是专业的歌手，领唱不了，《军民大生产》只能是跟唱；他大概也不是舞蹈演员，没学过舞，舞姿稍显僵硬。不过，这条视频让更多人记住了他。

周末，朋友们相约出去玩。我问去哪儿，他把视频传给我，又把视频标题转发给我：高坪镇书记喊你来种藕啦！去高坪镇的路上，我们几个边聊天边听着这首歌，一路不困。

没多久，市文联组织采风活动，地点也是高坪，我心中暗喜：一来，已经来过，相对熟悉，二来，这次肯定能见到这位书记了。这次见了，果然是位精明干练之人。说到高坪的发展，他如数家珍。

我们一行边走边听工作人员为我们介绍茶叶、风景、文化，出现“池塘”“荷花”相关的语句，我特别小心留意。

沿河边步道向北，走过汉调二黄广场，来到一大片荷塘。荷塘中立着一列木质彩色大风车，在风中悠悠地转着。工作人员指着一处荷塘说：“这就是我们书记拍视频的那片荷塘。”高坪镇是以高坪河富硒莲藕为重点发展产业。2024年，种植面积超过500亩，年亩产值约14000多元。农户们获益不少。

又步行一段，走过吊桥，来到一个很大的池塘边。书记说：“这个池塘目前还在修建。过段时间建好了，做好清洁，来玩的游客可以在这儿游泳。”我向池塘望去，塘边边缘果然已经安装好不锈钢扶手。

午后休息，又听到两则书记与荷塘的往事：负责高坪文旅的干部原本负责较为幕后的工作，后来才开始负责宣传工作。她为我们介绍高坪后，邀请我们关注高坪文旅的抖音号。之前看到“春分种藕”视频后，我已经关注过，就不用再次关注。当我提及这件事时，她很自信地告诉我们，目前抖音号运营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太多粉丝，但书记的这条视频播放量有50多万次，算是第一个“爆款”。

另一则，书记向同行的文化名家讨教。他说自己想在百亩荷塘生态风景区里放几块大石头，再请雕工在石头上雕刻《爱莲说》《荷塘月色》等名篇，以及一些古诗词，以增添园区的文化韵味。书记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游客如我，身处其外观景玩耍而已；身处其中的工作人员，面对的却是一项项具体事务。这些事很“细”，很“实”，远没有短视频里呈现得那么“有趣”。

每年，存种的荷塘会提前放水，免得沤坏莲藕。冬天天干，风大的话，没几天，塘泥就开始干结。塘泥干结后是深黑色，这些黑色塘泥混着泥沙、鸭狗的粪便，不事生产的人敬而远之。但对农户来说，“庄稼一垄花，全靠肥当家”。

冬天，顺着荷塘边滑下去，踩着塘泥，在干涸的荷塘里走一走，会发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花早已了无踪迹；荷叶完成使命，在风中皱缩枯萎，沙沙作响。荷塘里最终留下的是藕，生命中的寒冬来了，它们就将自己深埋进塘泥之下，春风会来，夏天也会来。荷叶会再次生长，莲花会再次绽放。

文章里的荷花，晚风中的荷叶，见得太多了。莫如定心定念，守自己的塘，种自己的藕，就来高坪。

纸飞机

魏青锋

张老师拿着一沓用过的美术纸，走上讲台，她扫视了一下教室，目光停在第三排位置上，关切地问：“陈苗同学，你感冒好点了吗？”

扎羊角辫的女孩赶忙站起身，辫梢的红头绳像两簇摇曳的火苗：“老师，今天开始，吊瓶不打了，只喝汤药了，我爸让我先来上课！”

“那好吧，哪里再不舒服，还是要跟我说！”张老师示意陈苗坐下，随后将目光转向全班同学，“大家都会折纸飞机吧？会的同学，请举手！”

全班的小手争先恐后地举起来。张老师把长辫子甩到身后，接着问道：“那你们会几种折纸飞机的方法呢？谁给我们演示一下吧！”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我被张老师点名叫上讲台，荣幸地成为演示折纸飞机的“小老师”。

张老师递给我纸张时，一阵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我不禁脱口而出：“老师，好香呀！”我的话引得教室里一阵扑哧的笑声。脸颊微红的张老师从口袋里掏出一盒贝壳油，打开，用指甲抠出一点，涂在我满脸冻疮的手上和耳朵上，随后，她把贝壳油传到讲台下面。

其他同学轮流擦脸、抹手，而讲台上的我，开始演示折飞机的步骤。先对折纸张，再将两角和折痕对齐，折出一个三角形。接着，沿三角形的底边往下折，让顶角位于折痕上。随后，将倒三角形的上角折向中间的折痕，并把倒三角形的顶角往上折，包裹折下来相对的两个角。最后，沿中间折痕反向对折，并将两侧向下折出对称的机翼，一只纸飞机便在我的手中诞生了。

张老师看着我的演示，满意地点点头。随后，她给每位同学发了一张美术纸：“纸飞机还有其他的折法，今天我就教大家，以后课后，大家就可以扔飞机玩！别到处疯跑，出汗了容易感冒。”讲台下有谁故意咳嗽两声，大家又笑起来。张老师也笑了：“感冒了吧！，有谁哪里不舒服，第一时间要告诉老师。”

下课后，张老师带着我们到操场试飞纸飞机。那天有些刮西北风，有同学大力掷出的飞机，还没飞上天，就被风吹下来。张老师告诉我们，在有风的天气里，投掷纸飞机，要选择顺风投掷，还必须掌握好角度，一般在30度到45度之间，这样纸飞机才能获得足够的动力和上升力，避免过早坠落。

果然，按照张老师教的方法，我的纸飞机顺风扔出去，飞机向着太阳的方向冲去，可在下落时，被树枝挂了一下，直直栽下来，插在墙角的积雪里，惊飞了几只到处觅食的麻雀。陈苗的纸飞机，将机翼折得很宽，它不断在空中划着一个个逗号，兜着圈儿就是不肯落下。大家一起鼓掌为它喝彩。

折纸飞机要用不少纸张。我常跑去大队部，找当文书的父亲，顺便在各种旧报纸中翻找原材料，想制作出超大型纸飞机。但很快让张老师发现了，她一检查，撕寒假作业的居然有好几个。她狠狠地批评了我们，还在去大队部领工资时顺便找父亲“告了状”，那天放学一回到家，我就被父亲狠狠揍了一顿。

陈苗的“飞机”不小心飞到了教室房顶那回，我正好在旁边，她急着想爬上房顶寻飞机。张老师从窗子里看到，陈苗正被我推举着，使劲往围墙上爬。她赶忙跑出来，把陈苗和我训斥一番：“这么高，掉下来可咋办呀！”随后，她把办公室墙上的挂历取下来，

给陈苗拆了一张，她在边上眼巴巴望着。张老师把挂历重新挂上，想了想，又取下来，索性拆散了，一人分了一张。

周末下午，我和妹妹正在院子里玩纸飞机。父亲突然神色慌张地从外边回来，取了纱布和剪刀又匆匆出去了。傍晚回来，我听见他跟母亲说，乡里教育组来学校检查，下午张老师在房顶捡纸飞机等垃圾，不慎从房顶上摔了下来。

得知张老师受伤了，我心急如焚，丢下妹妹，拔腿往外跑。

“你先别去！”父亲瞅着快要出门的我，出声阻拦。

“我想去看看张老师！”我眼睛里泛着泪花，“都怪我们，把纸飞机飞上了房顶……”

父亲边洗手边说：“刚给张老师包扎过，让张老师休息一会！”

“为啥现在不送张老师去医院！”我的声音里带了哭腔。

“山上的雪还没化！”父亲没有看我，“晚上翻梁有危险！”

妹妹这时跑过来，奶声奶气地嚷：“飞机，哥哥，咱有飞机，咋不带张老师坐飞机呢？”